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dark green background. On the left, there are two parallel diagonal stripes, one yellow and one light green. A large, solid black silhouette of a spoon is positioned vertically, its handle extending from the bottom left towards the top center.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there is a small blue rectangular element with white geometric patterns. The title is printed in large white characters on the right side.

# “阿妹头” 自述

徐 鸿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徐 鸿 著

# “阿妹头” 自述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书 名：**“阿妹头”自述

---

**著 者：**徐 鸿（刘大明整理）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邮政编码100034·电报挂号6550）

**排版者：**世界知识印刷厂

**印装者：**河北新城书刊商标印刷厂

**发行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开 本：**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6.75

**插 页：**1

**字 数：**143, 000

**版 次：**1991年8月第1版

**印 次：**1991年8月新城第1次印刷

**印 数：**0, 001—8, 00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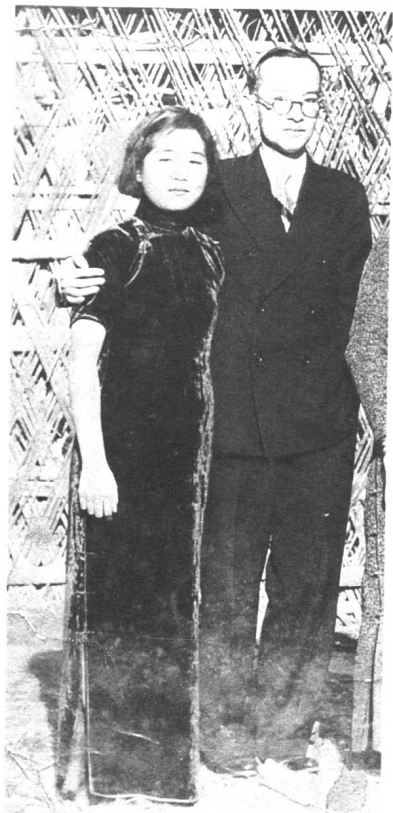
**书 号：**ISBN 7-5033-0266-6/I·217

**定 价：**3.60 元（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中华职业教育社打字班时的  
徐鸿（1936年摄于上海）



徐鸿与柳湜结婚时留影  
(1937年1月3日摄于上海徐家  
汇赵巷)



徐鸿和儿子柳树滋与女儿柳延延（1950年冬摄于北京）



徐鸿近影（1991年摄于武汉）

## 序

林默涵

大约两年前，我读了这本书的前几章后，曾给作者写过一封信：

读了《“阿妹头”自述》，使我非常感动。你很少说自己，所以，我们虽然相识数十年，却不知道你小时候受过这样大的磨难，你真是在苦水里泡大的。这更见出你的坚韧的意志、奋斗的精神和善良的心灵，不是没有来由的。希望你继续写下去，争取出版。如果能够通过你自己的经历，对所处的历史环境也有所描绘，那将更有意义。当然，这种描绘不可能也不需要很多，以免喧宾夺主。

现在，这本书即将出版。今天的青年读者，很难想象老一代的革命者是在怎样的磨难中生存下来并且成长起来的。今天的许多孩子还在幼儿园里打秋千，或者至少能够吃饱穿暖地游玩的时候，这个从小睡在阴暗、潮湿的破屋里被耗子咬破鼻子的小女孩，只有五岁就开始做工了。那时她最害怕的，不是去做工，而是怕人家嫌她小，不要她。她为此哭得

那么伤心，因为家里不能多一个“吃闲饭”的人。五岁孩子，怎么是“吃闲饭的人”啊！

但是，这些磨难并没有把她压倒，相反，却使她“好像一下子长大了许多，懂得了许多”。有如磐石下面的小草，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成长为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坚定的革命者：她投身抗日战争；奔赴延安，参加了大生产运动；搞过妇女合作社；又参加吕梁山的土地改革运动，一个人管一个村子，不但要警惕敌人搞破坏和暗中袭击，还要注意研究情况，掌握政策。在容易犯“左”倾错误的气氛中，徐鸿从实际出发，坚持了正确的政策和做法，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呀！她一边艰苦工作，一边刻苦学习。她学俄文，学哲学，从一个未曾进过校门的女工，终于掌握了外文和理论知识，后来成了大学哲学教师，这是要有多大毅力才能做到的啊！其所以能这样，是因为自始至终有一个高尚的理想——即共产主义理想在指引着她、鼓舞着她的缘故。

宏伟的建筑，是由一砖一木垒起来的；汪洋大海，是涓涓细流汇集而成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由千百万党员和人民群众，经过数十年流血牺牲取得的。在这里，徐鸿只是一块砖，一滴水，一个普通的女战士。但没有千千万万像徐鸿那样坚强的战士，革命是不会成功的，社会主义大厦是建不起来的。

1990年1月15日

# 目 次

|        |          |
|--------|----------|
| 序..... | 林默涵( 1 ) |
|--------|----------|

## 一 初涉人世

|                    |        |
|--------------------|--------|
| 1. 出生在“鬼节” .....   | ( 1 )  |
| 2. 徐光启的第十四代孙 ..... | ( 4 )  |
| 3. 天钥桥的邻居们 .....   | ( 8 )  |
| 4. 意外打击 .....      | ( 14 ) |
| 5. 五岁的花边工 .....    | ( 16 ) |
| 6. 共产党与龙华兵 .....   | ( 21 ) |

## 二 “五洲”八年

|                    |        |
|--------------------|--------|
| 1. 铜牌“239” .....   | ( 24 ) |
| 2. 在黑色的篱笆墙里 .....  | ( 27 ) |
| 3. 善良的人们 .....     | ( 31 ) |
| 4. 死水微澜 .....      | ( 34 ) |
| 5. 昙花一现的工、妇会 ..... | ( 36 ) |
| 6. 变相开除 .....      | ( 40 ) |

### 三 山雨欲来

1. 失业之后 ..... ( 43 )
2. 赵家的友谊 ..... ( 46 )
3. 穿上白大褂 ..... ( 48 )
4. 他闯进了我的生活 ..... ( 52 )
5. 在量才妇女补习学校 ..... ( 54 )
6. 匆忙的婚礼 ..... ( 56 )
7. 长沙、苏州之行 ..... ( 59 )
8. 痛苦的选择 ..... ( 62 )

### 四 汉渝风云

1. 《全民抗战》社 ..... ( 67 )
2. 把工作做到伤兵心坎上 ..... ( 70 )
3. “王先生”一席谈 ..... ( 73 )
4. 从武汉到重庆 ..... ( 77 )
5. 支前募捐与“一二一宣传队” ..... ( 82 )
6. 在宋美龄“指导”的“妇指会” ..... ( 87 )
7. 邓大姐批准我去延安 ..... ( 96 )

### 五 朝圣路上

1. 驾驶室里的阔小姐 ..... ( 99 )
2. 神秘的旅伴 ..... ( 102 )
3. 旗袍换军服 ..... ( 105 )
4. 同官被扣 ..... ( 107 )

## 六 延水河畔

1. 女大高二班的“实干家” ..... (112)
2. 整顿三风与“抢救运动” ..... (117)
3. 华北书店没有“失足者” ..... (120)
4. 大生产运动出奇迹 ..... (122)
5. 妇女合作社 ..... (125)
6. “猴鸽蛋”引出的矛盾 ..... (127)
7. 抗战胜利与重返上海 ..... (130)
- ( 8. 查阜西和两航起义 ..... (135)
9. 徘徊在“火炉”南京 ..... (137)
10. 延安,我回来了 ..... (139)

## 七 吕梁山麓

1. 冰天雪地过黄河 ..... (144)
2. 罗村惨案 ..... (148)
3. 石楼建政 ..... (151)
4. 土改工作队 ..... (154)
5. 午夜,神秘的脚步声 ..... (157)
6. 未能开成的“斗争会” ..... (160)
7. 沉重的告别 ..... (166)

## 八 进京前后

1. 向西柏坡报到 ..... (171)
2. 中央城工部与“三查” ..... (175)
3. 在工人群众中间 ..... (180)
4. 重逢石家庄 ..... (185)

5. 威武雄壮的入城式 ..... ( 187 )  
6. 进驻中南海 ..... ( 190 )

## 九 大学生涯

1. 哈尔滨之行 ..... ( 196 )  
2. 编译室与研究班 ..... ( 199 )  
3. 在武汉大学 ..... ( 201 )

后 记 ..... 刘大明 ( 1 )

# 一 初 涉 人 世

## 1. 出生在“鬼节”

农历7月15日，迷信的人都说是“鬼节”，他们相信一切死去的先辈或亲属，都要在这一天回家探亲。我就出生在1916年的这一天，而公历是8月13日。1937年，日本鬼子进攻上海，也是这个日子。因此，人们都说我的命不好。后来，我还听说比这更糟的事，因为我还在娘肚里时，实际上就已交上了厄运。

原来母亲一怀上我，就感到大祸将要临头，不知所措。那时家里一贫如洗，父亲多病又常年失业，两个哥哥、一个姐姐还没有成人，全家都靠母亲打短工做零活度日。五口人不饿死冻死，已经很不容易了，要再生下我，那日子怎么过呢？所以母亲坚持要打胎。她听说喝痧药水（一种夏令常备药水）可使刚怀的孩子流产，就弄来喝了。可是一连喝了几次，都不起作用。母亲急得不知怎么好。好心的姑妈和邻居们知道了，都来劝说：“生下来算了，这是命里注定的。”母亲很迷信，心里有苦也难说。当我生下来后，她见到我一

双黑溜溜的眼睛已能东张西望，又转悲为喜，说：“幸亏没有把阿妹头打下来！”

我当时出生在姑妈家。姑妈住在上海徐家汇庄家宅，现在已建成上海最大的体育馆。当年，那里是荒芜的农村，全村几十户人家，除了一、二户是专给死者念经超度亡灵的道士外，其余差不多都是农民。由于生活艰难，有些妇女在农闲时，都争着到徐家汇镇上的花边公司领点花边活——一种专为外国女人着用的缝纫活回家做，好歹挣几个钱。

我家原来也住在徐家汇。由于洋人兴建天主堂，竟把许多人家的房地，几乎无偿地强占了，我家也未能幸免。父母走投无路，幸好姑妈收留了我们。姑妈是姑爹后娶的，但对我们一向很关心。她要我家住正房，我们自然过意不去，在灶披间住了下来。所谓灶披间，就是靠厨房搭出的一间狭长矮房，专为堆柴草什物用的。没有窗户，比正屋要低，室内十分潮湿，是老鼠、跳蚤、蜈蚣、蛇虫的活动场所和滋生地。搬进以后，姐姐和两个哥哥身上常生瘡长疮，痛苦不堪。

这个灶披间就是我出生的地方。母亲生下我才三天，就又出外做活了。父亲经常出去找工作，大哥到离家十多里的高昌庙米店当学徒，二哥和姐姐要出去拣烂菜帮子和柴禾，只好把我放在床上，天天和老鼠蛇虫作伴。可恨的老鼠常常向我发动进攻咬我的脸，咬我的鼻子、耳朵和手指。母亲劳动回来，看到我满头满脸血迹斑斑，心像刀割一般。她一面流着眼泪，一面用温开水为我洗去血迹。没有药，只好让伤口敞着，有时索性用干净衣服把我裹起来。但裹不着的地方，老鼠还是不放。我疼痛，嚎哭，但没有人来照顾我。至于蚊子苍蝇叮我、咬我，那就更不用说了。一个毫无抵抗能力

的小生命，真不知当时是怎么从死神手里挣扎出来的，所以后来母亲常常含着眼泪说我“命大”。

我四岁的时候，家境还是那样贫困，母亲感到实在捱不下去了，决定把我送给人家。但是母亲特别喜欢女孩，当她看到我那双乌黑的眼睛老是随着她的身影转来转去时，她又舍不得把我送出去。直到最后她才下了狠心，并希望有个合适的人家收留我，使我少受点罪。于是她像给女儿找婆家似的左挑右拣，终于找到了一个银行高级职员母亲的母亲，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妇人，她愿意领一个“女儿”。

一天，介绍人和姐姐带着我到这个人的家里。我看到一个老太太病卧在床，喘咳不止。听介绍人的嘱咐，我喊了她一声“恩娘”！她仔细端详了我一番，满意地拉着我的手说：“以后你就在我这里了，这里是你的家……”她顺手从枕头边摸出一个瓷娃娃给我，显然是事先准备好了的。瓷娃娃身穿红裤绿袄，腰系一根黑腰带，圆圆的脸，乌黑的头发和眼睛，不到三寸长，样子十分可爱。我紧紧地把它揣在怀里，晚上睡觉也不放开。这是我一生玩过的唯一的玩具，后来它一直跟着我不知多少年。

这个“恩娘”，只有一个在银行办事的儿子，白天不在家，晚上才回来。儿媳妇成天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只有娘姨（女仆）来给她梳头时才到外屋来。她打扮得花枝招展，对我这个穷孩子既不理睬，也不叫我做事，我也轻易不去她房里。只有一次我到她房里看了一眼，才知道那简直是一座迷宫，富丽堂皇的摆设，眼花缭乱的布置，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镜子。我出生以来从未照过镜子。她房里的那面大穿衣镜，使我第一次见到了自己——原来那

是一个黄皮精瘦、头发稀疏、两条小辫子又细又短的小丫头！

在“恩娘”那里，我名义上是她的女儿，实际上是供她使唤的小丫环。她一步也不放我离开她，一会儿要我倒痰盂，一会儿要我拿茶杯，一会儿又要我把娘姨叫来。我只能整天坐在她床前的小凳子上。于是，我很想回家，常常想得出神，老想偷偷地回家，但又害怕。一有机会，我就悄悄地跑到大门口，坐在门槛上，两眼呆呆地盯着外面，看有没有家里的人来。我暗自下了决心，只要姐姐一来，我就跟她回家。

盼啊盼啊，姐姐终于来了。那天姐姐来看我，我紧紧揪住她的衣角不放，一个劲地央求姐姐：“带我回家！”当时姐姐只有十岁，没有妈妈的嘱咐是不敢答应的。她说：“等我回去问了姆妈再来接你。”可我抓着姐姐的两只手死也不放，坚决嚷着要回去。姐姐不敢答应，我呜呜地哭了。

“恩娘”嫌我太小，料想终究留不住我，就说：“那就回去吧！”临走时，我把那个心爱的瓷娃娃还给“恩娘”，“恩娘”却说：“这就送给你吧！”

我回到家里，母亲一点也没有责备我，反而搂着我痛哭起来。母亲本来就舍不得我离开她的啊！

## 2. 徐光启的第十四代孙

据说，我的先辈好多代人，都住在上海徐家汇。这是肇嘉浜和法华浜两条小河的汇合处。明代大科学家徐光启就是我们的远祖，他的坟墓至今还在徐家汇镇南光启公园内。他的后

代，三百多年来一直聚居在这一带，所以叫做徐家汇。父亲徐凤岐是徐光启的十四代孙，我们兄弟姐妹就是第十五代了。

徐光启结识了意大利学者兼传教士利马窦，翻译了《几何原本》等书，对我国吸取西方科学知识有很大贡献。他的著作《农政全书》，也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他的后裔有不少人加入了天主教，但更多的仍信佛教，不愿入天主教，认为那是洋人的天主，是邪教，谁入天主教谁就是忘了老祖宗。

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步步深入，上海各国的租界也渐渐畸形地发展起来，处于上海偏僻西部的徐家汇镇，一向既贫穷又古老。由于它位于法租界和“中国地界”的接壤处，租界区的柏油马路，一条条从东面修过来，有轨电车的终点站也在这里设立，徐家汇竟也逐渐“繁华”起来，新房子、新店铺，一幢幢起来了。五洲皂药厂，大中华双钱牌橡胶厂，美亚织绸厂，百代公司唱片厂，造纸厂……一个个烟囱林立，徐家汇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工厂区。

但是，这一带祖祖辈辈依靠土地生存的农民，却一家家失去了土地、失去了生计，境遇略好的还能到工厂去当工人，有的孩子当了童工，但多数人只能摆个摊子做小生意、做杂工，而有的人则只有失业。加上苏北、海门、崇明等外地农民由于农村经济破产，也纷纷离乡背井，拖儿带女逃荒到上海来求生，他们当小贩，当苦力，拉洋车，推小车，拉老虎车（一种运送重物的平板车），除了少数能在当地农民家里租赁几个平方米的房子勉强容身外，大都是沿着已是污黑发臭的肇嘉浜两岸，搭出许多简陋的草棚，权作栖身之处，形成了一个新的贫民窟，和新建的幢幢高楼适成鲜明的对照。

洋人在徐家汇兴建的天主教堂，占用了大片土地，更给当地农民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这个教堂规模极大，除了两个十字架高高耸立在两个尖屋顶上的教堂本体外，周围还建有圣母院、启民女校、孤儿院、育婴堂、医院、印刷厂、花边公司等等。所有这些建筑用地，都是教堂以低价强行征购的。我祖父母的房地，也就这样被强买了去。所得的代价，根本无法另觅房地，祖父母万般无奈，不得不反过来又去向教堂借高利贷，结果背了一身永远还不清的债，直至彻底破产。因此，我家从上到下特别痛恨洋人，痛恨天主教。

祖父母生了三个儿子。我的伯父主要靠打迷信用的纸钱和糊纸元宝度日，收入极其微薄。伯母去世后，伯父续娶的伯母为人善良，生性乐观。她嫁来后没有过一天好日子，一直靠给天主堂擦洗地板维持生活。

我的三叔，外貌和我父亲十分相像，婶母在她们妯娌三人中长得最俊，人又能干，后来居然开了一片石灰行。三叔的独生女香玲，曾经在上海的启明女校（现在是上海第四中学）上过学。但是由于三叔经营失利，家境很快败落下来，香玲只上了一年就辍学了。

父亲排行老二。他身体瘦弱，重活干不了，轻活又找不到，一生没有职业。有人曾劝他摆个小货摊，卖些纸烟之类，他总是说：“我是徐光启的后代，怎么可以做这种小生意，辱没祖先？”但父亲有两个优点：一是他没有染上吃喝嫖赌的恶习，而且对此深恶痛绝；二是喜欢读书看报，思想比较开通。在邻里为宗教信仰发生争论时，他不但不信天主教，而且也不信佛教。他小时候只念过一、二年私塾，但学